

中

國

歷

史

寶

庫

流金歲月

唐 代 卷

董 乃 斌 著



K20/K242

C204



中華書局



中國歷史寶庫

- 主 編：柴劍虹
- 叢書策劃：鍾潔雄
- 責任編輯：盧建業
- 美術構成：Media

流金歲月—唐代卷

□

著者

董乃斌

□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馬坑涌道5B-5F 2樓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

海濱工業大廈4樓B1

□

版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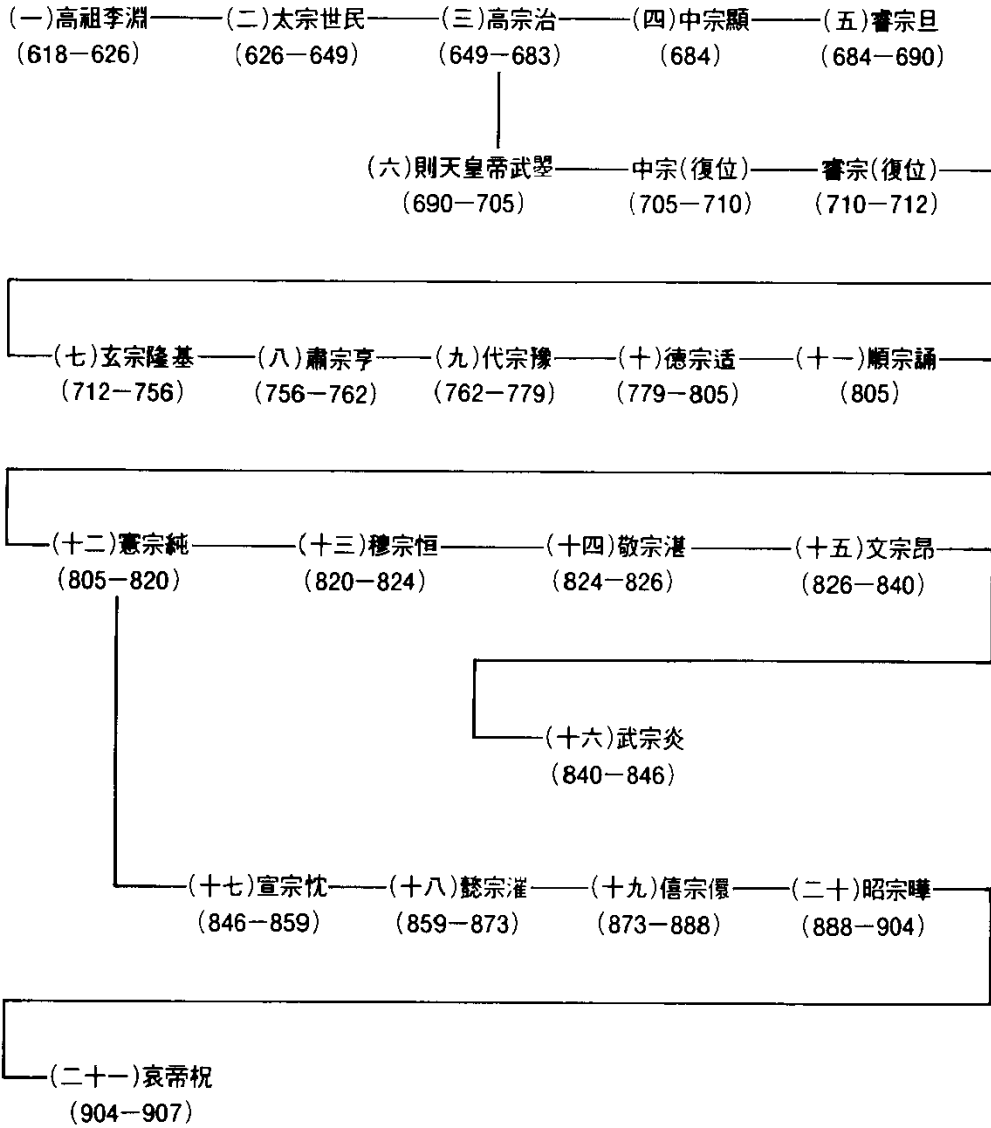
1992年10月初版

©199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667 0

唐 帝 系 表



This map illustrates the geographical extent of the Tang Dynasty, which reached its greatest territorial siz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Taizong. The yellow-shaded area represents the Tang Empire, covering most of modern-day China and parts of Central Asia. The pink areas represent neighboring states and regions. The blue areas represent the surrounding seas and oceans. The map shows the Yellow River (Yellow River) and the Yangtze River (Yangtze River) flowing through the empire. Major cities like Chang'an (modern-day Xi'an), Luoyang, and Beijing are marked. The legend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explains the symbols used: red dots for cities, solid lines for national boundaries, solid lines with triangles for modern provincial boundaries, dashed lines for modern provincial boundaries, and black dots for modern provincial capitals.

圖例

- 都 城
- 今國界
- ▲ 今首都
- 今省界
- 今省會



歷史現場

唐代飲食風俗

唐代以前，傳統的飲食方式是席地而坐，一人一案，每人有一份饌品，是一種分餐的形式。至唐代，開始改變，高足的桌椅取代了坐席和食案，分餐變為會食。在《韋氏家族墓壁畫》中，可見八、九人圍坐一長方形大桌前，幾人合坐一長條凳，桌上滿放饌品，每人面前放筷子和羹匙，乃是與現代差別不大的合餐形式。

唐代飲宴圖

（陝西唐韋氏家族墓壁畫）





三彩牛車



三彩吹笙女俑
(陝西西安出土)

「唐三彩」是一種多彩的鉛釉陶器，以絢麗斑斕見稱於世。在唐代，三彩釉器主要有兩種用途：一是做明器，專供王宮貴族殉葬用；二是出口外銷。日常一般不會使用。唐代的三彩器造型題材極其廣泛，大都與人們的生活有關，而其中以人物俑及動物俑最具藝術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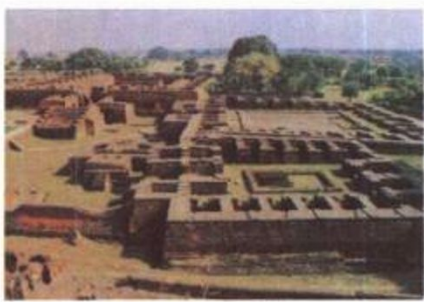
歷史現場

玄奘西行取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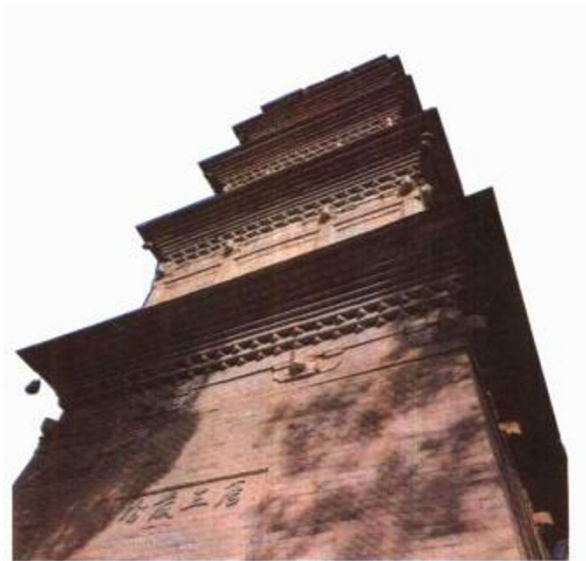


玄奘法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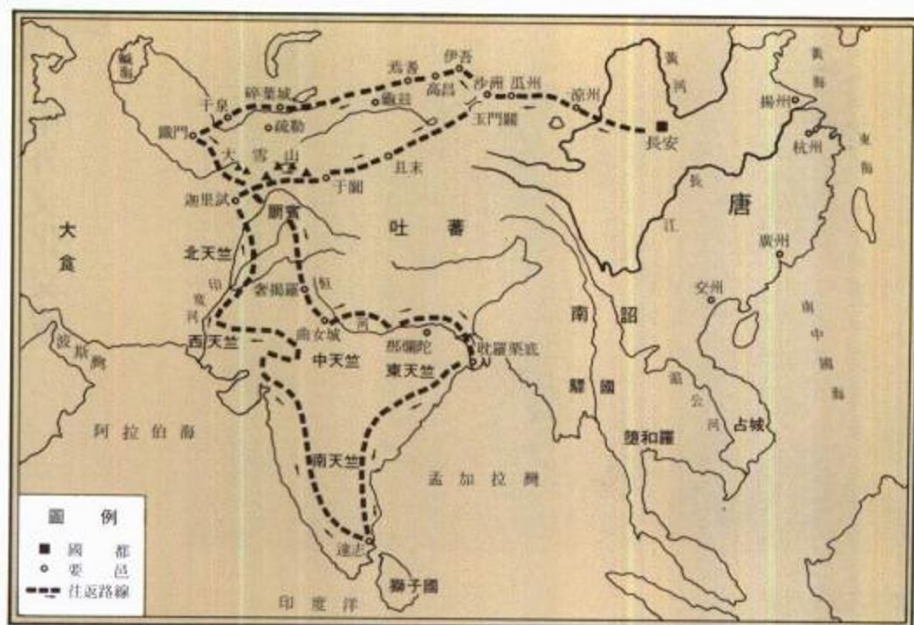
六二七年，唐朝僧人玄奘從長安出發，前往佛國天竺（即今印度）求真經。玄奘經沙州出玉門關，過八百里沙漠，跋涉千山萬水，終到達中天竺摩揭陀國，進入那爛陀寺學習，研究佛教經義。玄奘在西域遊學十七年，精通了佛學的經、律、論全部經典，並因其學問而被尊稱為三藏法師。六四五年，玄奘攜佛經六七五部



那爛陀佛教大學
（印度比哈爾）



唐三藏塔
（陝西西安）



玄奘取經路線圖

內有玄奘舍利塔
的興教寺
(陝西西安)



及其他典籍回到長安。此後十九年，玄奘專心譯經，共譯佛經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他又把西遊的親身見聞寫成《大唐西域記》。六六四年，玄奘圓寂玉華寺。玄奘的西遊取經，對於中土的佛學，具有很大的貢獻。



歷史現場

中外文化交流



禮賓圖壁畫

唐代昌盛繁榮，中外文化交流發展蓬勃。據《唐六典》記載，當時有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與唐朝有外交關係。唐朝以其博大的胸懷吸收着各種外來文化，同時又以其高度的文明影響周圍各國。首都長安成為當時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當時長安僑居着大量外國客商、往來使節、僧侶、學者、留學生等，最多達萬人以上。在唐章懷太子墓有一幅禮賓圖壁畫，畫中是三位外國賓客受唐官員接待，等候會見太子的情景，三位賓客分別是東羅馬帝國、高麗（或日本）及中國東北少數民族的使節。此圖顯示唐朝與外國經常保持友好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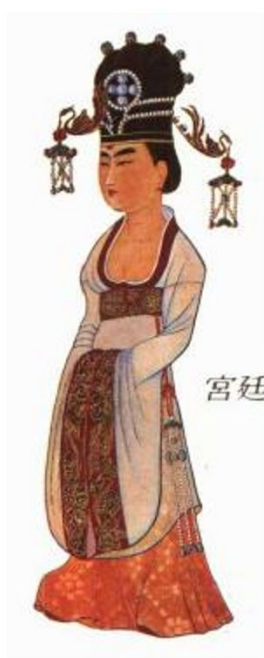
阿拉伯人俑
(陝西醴泉出土)



唐代女裝

唐代女裝的基本結構為衫、裙、帔三種。上身一般穿衫子，或者襦襖，袖子和腰身都比較緊窄。著裝時習慣將衫子下襟束在裙腰裏邊，所以裙子很長，下可曳地。再披上隨風飄舞的帔帛，使女子風姿裊娜，嫵媚動人。

從初唐到盛唐，女子的上衣大多衣袖細窄，衣身短瘦，衣領開得很低，敞露出脖頸和胸部。盛唐末期，一種較肥大的婦女時裝式樣開始興起。中唐以後，女裝越趨肥大，寬肥主要表現在衣袖和裙裾上，比初唐時要寬出二分之一到一倍。晚唐時期的寬袖對襟衫，袖子的寬度則幾與身長相等。



宮廷裝束的婦女



《簪花仕女圖》
中的貴婦



歷史現場

唐代石窟



托塔天王與力士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

唐代佛教石窟，其數量之多，分佈之廣，內容題材之豐富，藝術水平之高，都是前代和唐以後各代所不及的。這種情況充分反映了唐代佛教發展的盛況和佛教藝術創作的繁榮。

唐代隨着佛教的傳播，在新疆、甘肅、山西、河南、四川、山東等地，先後開鑿了石窟，其中以洛陽龍門石窟和敦煌莫高窟最爲著名。唐代的石窟造像，有立有坐，姿態自然，衣紋如



盧舍那佛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



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壁畫
(甘肅敦煌石窟)

波，富有流動感。而壁畫中以經變畫最爲壯觀，場面宏大，結構嚴謹，又能反映當時生活情景，展示唐朝的社會風貌。



近侍女壁畫
(甘肅敦煌石窟)



歷史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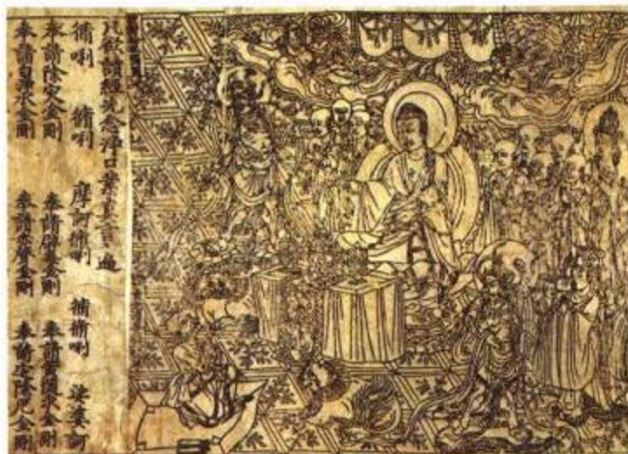
雕板印刷術

紙在漢代已經發明，但紙發明以後，文字還要用手來抄寫。至隋唐之際，發明了雕板印刷術，才改變這種情況。雕版印刷的方法如下：首先選用適於雕刻而又比較堅硬的梨木、棗木等，刨成平板，再在木板上抹上一層漿糊或膠質，然後把有字的透明稿紙的正面，貼在木板上，字就成了反體。跟着，由刻匠把文字刻在木板上，讓字凸出來成反文，然後在刻成的版上加墨，覆上紙，用刷子輕勻地揩拭，揭下來，反文即成正字，印在紙上。雕板可以大量印刷，從而促進了文化的傳播。

古代雕刻木版作坊



唐代雕版印刷的
《金剛經》



主編的話

當年，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觀看江流，發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的感嘆。後人大約受此影響，總愛將歷史比喻成「奔騰不息的長河」。可是，這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實在茫無際涯，水深難測。自有人類社會以來，

從古到今，無論是叱咤風雲的英雄，還是默默無聞的凡夫，無論是識略過人的史家，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都既不可能置身於時代的激流浪花

之外，踏在某一處河岸上冷眼旁觀，也不可能騰空在宇宙的萬里蒼穹

之上，透徹地審視古今或準確地預卜未來。中國古代良史有「秉筆直

書」的美譽，其實（恕我直言），他們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水份」，譬如《左傳》

開篇的寫莊公人隧道與姜氏賦詩，《史記》名篇《魏其武安侯列傳》

中的「灌夫罵座」，都有明顯的虛構。幾位絕頂聰明的美國學者撰寫《世界史》，以尼羅河的沉沙為開場白來追述古代文明，實際上也是一種「模

糊史學」。一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指出：修史

者要「表徵盛衰，殷鑒興廢」，「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可見主觀性極強。他頗感慨史學家的動機與效果很難統一，故而「追述遠代，代遠多僞」、「記編同時，

時同多詭」。可見「實錄」不易，失真度很高。我以為問題的癥結在

於古代許多政治家過於強調史籍在政治上的諷諫與借鑑作用，使修史者不得不有所顧忌、有所抑揚、有所增刪，他們在記錄、開掘歷史的

同時，又往往掩蓋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將歷史變得單調而又模糊

了。二十年前，我的老師啟功先生就曾針對古代正史的弊端寫了一首《賀新

郎·咏史》詞：

古史從頭看。幾千年，興亡成敗，眼花撩亂。多少王侯多少賊，早已全都完蛋。盡成了，灰塵一片。大本糊塗流水帳，電子機，難得從頭算。竟自有，若干卷。書中人物千千万。細分來，壽終天命，

少於一半。試問其餘哪裏去？脖子被人切斷。還使勁，斷斷爭辯。簷下飛蚊生自滅，不曾知，何故團團轉。誰參透，這公案？

這真是一針見血！

宋神宗趙項在爲司馬光《資治通鑑》所作序的開頭說：「朕惟君子多識

前言德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如果我們撇開政治的功利不談，對於廣大的讀者來講，這句話倒可以啟示我們認識讀史的目的，

即：增添文史知識，加強品德修養，豐富日常生活。既然歷史是一面鏡子，就不能只反映單調的圖像，只折射出一種顏色。歷史應該是一面絢麗多彩的寶鑑，歷史的借鑑也應該是多方面的。

因此，當香港中華書局約我主編這套「中國歷史寶庫」叢書時，我們很快地達成了這樣兩點共識：作爲雅俗共賞的普及性歷史讀物，一是要把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如畫廊精品般紛陳在讀者面前，而避免單一地敘述各朝各代的「階級鬥爭史」；二是作者應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畫一樣，融主觀情感色彩於客觀圖像的描繪之中，不拘泥於歷史的成見。這個想法，也得到了叢書作者們的贊同。理由很簡單：歷史的圖卷本來就不止一個畫面、一種色彩。假如去看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畫展，面對的僅是千百幅一模一樣的《蒙娜麗莎》，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動人，我相信觀衆們也會興趣索然的。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近幾年來在大陸文史學界成績斐然的中青年學者。